

【拒绝流行】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流量的反噬和碾压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丁真大红火，火得是有理由的。其一，人们厌烦了电视和短视频里那些“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却似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精致美颜产品，突然看到这种毫无修饰、完全天然的“甜野”男孩，怎不心旷神怡？其二，人们厌烦了那些千人一面的所谓“城市形象大使”，不管形象与城市是否匹配，不求最靓，只求最贵，只看名气 and 粉丝，突然看到一个地方把土生土长、带着浓厚地方气质的普通人当名片，怎不眼前一亮？其三，人们厌烦很多地方那种缺乏城市传播和营销想象力的套路，这种从脚下土壤和带着烟火气的人身上发掘创意的平民传播方式，怎不脱颖而出？

有人说，一看就是没做过“学而思”，没学过奥数的大眼睛。这句略带戏谑的评论，包含着现代人太多复杂的情感，浓厚的现代性焦虑。丁真的火爆中，包含着“困在系统中”的人们对

原野、诗和远方的想象，丁真身上被赋予了一种关于男版李子柒的情感投射。诸种情感，推动着这个符号迅速蹿红、爆红。

但我总觉得，红得太快，红得缺乏底蕴，红得超过了其本身的价值。为丁真考虑，还是不要透支他，不要过度消费他，不要让传播超过实力。流量如蜂蜜，当你享受其带来的好处时，会觉得很甜。但流量又如毒药，如果实力和内容撑不起流量，流量本身缺乏刹车机制，很容易变成一种反噬的力量。所以挺佩服丁真及其所在的单位，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流量红利，他们表现出了难得的克制和可贵的清醒，拒绝了选秀公司和综艺节目的邀约，不接受过度消费。他们的回应太清醒了：别人会弹吉他弹钢琴，他会什么？放牛。这对他不公平。

这句话如果“翻译”成我过去在评论中写过的一个观点就是：不要让宣传超过了实力，实力如果Hold不住流量，就会被流量所反噬和碾压。

【含英咀华】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诗杰文豪钱夏余



钱夏余

11月下旬，“小雪”来了，半个月后“大雪”跟着来。华南通常过的是“暖冬”，但近年一到十二月，小雪大雪就落在我的心上：余光中、钱锺书、夏志清先后在12月14日、19日、29日仙逝。

2004年我在台北出书，述说钱夏余三位诗杰文豪的作品和生活，书名是《文化英雄拜会记》。当时钱不在人间（1998年辞世），

夏余都健在。夏公读到拙著特别开心，认为我论述其文学批评成就最为周全。2018年拙著修订版在香港面世，夏余两位却已辞世了（夏在2013年，余在2017年）。我这个晚辈有幸与他们交往，或通书信，或见面晤谈，或为多年同事，都亲炙过其儒雅风趣渊博，深受教益。我敬佩其人其文，评论他们时力去感情因素，却仍然仰之弥高。大而化之比较三人，我认为钱博学、夏卓识、余壮采；借用古代的三

达德来形容，则钱是文智，余是文仁，夏是文勇。

三位贤俊文士，一生春生夏长，春华秋实，文学创作和论著都与身等高，其秋收是弥田满野的金黄丰收。其中钱的《围城》和《管锥编》，夏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余的《乡愁》等多篇诗文，必将久传于世。如今三人都在寒冬为大地暗藏了，然而其金色的文学秋收，光芒必会长发绽放，照耀中华文苑。

【如是我闻】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教育是什么？



李雪涛

研究院组织了一个小型工作坊，将现在活跃在当代思想史领域的贺照田（1967-）请来，一起讨论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思想界的一些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依然认为基础的人文教育和职业教育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大学生从来不懂得诠释学的基本理论的话，那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依然是中世纪的理解模式。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基本上是机械地解说教科书的内容，把传授各种考试应试技巧作为教育的全部和目的。我认为，一个人文的通识教育，一定是我们未来的保障。

多年前我在台湾开会，由于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难

免带有一些“京腔”，每次一说话别人就说：“你是北京来的吧！”像我这样1960年代出生的一代，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由于对思想的追求而成为有理想的一代；90年代到欧洲之后，努力改变自己知识上的匮乏和精神上的贫乏状态。这是一种内在自发的自我教育。

1986年突然出现了崔健的歌，《一无所有》中那真诚的嘶吼给我们带来了真正心灵的震撼，仿佛一夜之间找到了自己想唱的歌，自己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以及发泄自己情绪的一种渠道。后来的《一块红布》《假行僧》等都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而更多的是用一种狂暴方式告别过往，这也是一种教育。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不知不觉】

苏州风格



钟红明

许多人的内心有一个自己认同的“根据地”，并不只是从乡村出发的人才会有故乡和根据地，岁月流逝，“根据地”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最初可能是记忆，但很快记忆催生着其他，于是情感不断生长。

对写作者而言，大多也有一个出发地。除了令他倍感舒适的故土，还有他最初登上文学舞台的地方。这个星期，《收获》杂志走出办公室，在苏州做了两场活动，一场是在诚品的“《收获》出发”，一场是在苏州大学的“《收获》进校园暨王尧长篇《民谣》的见面会”，无论是在校园里与青年学子，还是在书店里与热心读者，交流气氛的热烈，令人慨叹。

从苏州、从《收获》出发的作家挺多的，老的有陆文夫先生的《美食家》，《收获》主编程永新回忆他当时还是杂志社的实习生，看到老编辑在用毛

笔在《美食家》稿子上改动，“惊鸿一瞥”，几十年后仍旧记忆深刻。而曾经写过陆文夫评传的王尧，说某次陆文夫先生回答什么叫美食家这个问题时说：一、吃东西时你只管吃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要管别人的见解；二、你不能什么东西都吃，什么都吃，你就不是美食家。当年陆老师在毕恭毕敬的大厨面前，往往轻声一句评判：还行。

多次登上《收获》的苏州作家朱文颖回忆她第一次接到《收获》的电话，告诉她，小说也可以不是讲故事的。这种文学观念上的包容性，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从苏童、荆歌、叶兆、范小青到今年第6期发表长篇《民谣》的王尧等的作品观察，虽然不一定可以命名为“苏州风格”，但无疑都有着江南写作的气质，如同晋书画家顾恺之所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若云兴霞蔚。”

【昙花的话】尤今 新加坡作家

储备金



尤今

清晨六时，寒风呼呼地吹，女儿一如既往地穿上运动装，准备外出晨运。我说：“天色阴霾，恐怕要下雨了，今天就别去了吧？”女儿幽默地应道：“妈妈，我不要动用我的‘储备金’！”

女儿是典型的“电脑族”，电脑就如同她的影子，工作和娱乐，都离不开它。

终于，来势汹汹的背痛，找上了这个不折不扣的“低头族”。

她找西医，打针、服药；她找中医，针灸、推拿，折腾了许久，才勉强摆脱了这个难缠的家伙。可叹的是，她没有好好好汲取教训，依然故我地当低头族，不到一年，背痛卷土重来。

她痛得咬牙咧嘴，食不下咽、夜不成眠。梦魇般的治疗又

像复印文件似地开始了。

她的好友玛莎再也看不下去了，一日，连珠炮似地训了她一顿：“你这不是饮鸩止渴吗？健康，需要未雨绸缪，而不是临渴掘井。能够永远治愈你的是医生，也不是针药，而是正确的坐姿，还有，坚持不懈的运动！”

女儿自此开始了晨运、瑜伽、太极，旷日持久，果然有效地驱赶了背痛这个恶魔。如今，已经五年了，不曾复发。

她说：“运动，是健康的投资。人一开始运动，便有了储备金。然而，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很快便坐食山空了。疾病，是势利眼，专门给穷光蛋找麻烦。”

此刻，像个守财奴一样守护着丰厚储备金的女儿，宛如丛林里一只麋鹿，矫健地在风里飞奔着，活泼而又快乐。

【横眉冷对】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物像就是真理



杨小彦

摄影因光而存在。摄影就是对光之瞬间的切片，本身是一种媒介。如果这一定义有效，那么，所谓摄影，就是光的现象学。不过，世人的习惯是：摄影是一种图像。就像过去的艺术是一种图像那样，本身具有某种描述性。否则，它究竟是否属于艺术，会成为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艺术，基本都是在描述。明白的叫故事，高级的叫隐喻，更高级的则叫做意境。19世纪俄罗斯画家苏里

科夫《近卫军临刑的早晨》，是历史故事；17世纪荷兰静物画家们笔下的瓶瓶罐罐、水果蔬菜、桌上食物之类，均指向耶稣的存在，是隐喻；元代画家倪云林的山水，是意境。

摄影一按快门，图像就完成了，不像画和塑，技巧复杂。所以，在很长时间里它都不是艺术。摄影从一出生起就努力在为其艺术地位而奋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这门艺术，摄影家不惜让镜头中的图像去讲故事，去做隐喻，去表达意境。

结果，摄影本身却被丢弃

了。人们茫然，摄影跟在传统艺术后面，究竟想干什么？

毫无疑问，韦斯顿的摄影为此提供了一个绝妙的答案。

他的摄影是对光的分析。他强烈地渴望着，把光照射到物像上的所有层次都明白无误地呈现出来。而且，他发现，当他这样去看待物像时，物像本身所隐含着的结构，一种纯粹形式感的构成，也因之而表露无遗。

在韦斯顿看来，物像就是真理，就是摄影之所以成为摄影的全部依据。

讨自己开心

□马庆民

无意中看到一段视频：一位中年大叔衣服破烂，灰头土脸，却开心地像个孩子一样蹦蹦跳跳地下班。文字介绍说，这位大叔是一名建筑工人，干的是纯体力活儿。每天早晨五点起床，晚上七八点收工，住的是几百人集聚在一起的集装箱式的工地宿舍里，环境破败又凌乱。因为经常在钢筋、水泥、砖土中穿梭，他的衣服不仅很脏，而且还有很多破洞。被拍下视频的那天，这位大叔既不是领到了奖金，也不是中了彩票，只是单纯地觉得下班了，该放松一下神经，改变一下心情，所以他像个孩子一样蹦蹦跳跳了一会，让自己开心一下。

这本来算不上特别的画面，我看到的时候，却情不自禁地就流泪了。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这位大叔的工作是劳累的，生活是艰难的，但难能可贵的是，他能从艰难的生活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种快乐，比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更让人感动。

一位网友留言：这位开心的大叔，蹦出了生命应有的样子。是啊，一个人的内心得有多健康、多乐观，才会在辛苦劳作了一天，依然能蹦蹦跳跳，开心至极？

不管生活有多难，也要讨自己开心，这难道不是生活中最该有的样子吗？

记得以前刚毕业时，我和同学合租了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因为初入职场，迫切想做出一番成绩，工作自然十分拼命，每天都是早出晚归，节假日也常常加班。有一天，同学和我商量：“咱们把房间装修一下吧。”接着，他一条一条地列出了计划：地上铺一层蓝色地毯，窗台上养几盆花，墙壁上悬挂几幅画，再买一些吊件、彩灯和装饰品……没等他说完，我就忍不住打断了他：“兄弟，你没事吧，你把这房子当自己家了？这里只是个睡觉的地

方而已，能住多久还不知道呢，这样费钱费力地去折腾，你图啥？”他笑了，接着一本正经地说道：“白天那是为了谋生而忙碌，晚上才是为了生活而生活。虽然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却是自己的。”

几天后，我到外地出差一周，回来推开门，一种温馨的感觉扑面而来——房间已经被他收拾得既温暖又精致。干净整洁的地面，五彩缤纷的吊灯，充满生命力的绿植……一切都令我心情愉悦。我被深深地感动了，突然间觉得，生活可以很艰难，但总有办法让自己开心一点。

只是现实生活中，有几个人可以这么洒脱自如？一个人要

时刻保持乐观，讨自己开心，是很难得的。就像我总喜欢熬夜码字，每天雷打不动。几个好友总是忍不住好奇：“你写那些东西又写不出什么成就，更赚不到钱，图啥呢？”其实他们不知，在我看来，去做一些别人看来毫无意义，但能讨自己开心的事，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选择。

取悦别人，也许是为了生活，但取悦自己，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

一生很短，要走的路却很长，遇到的烦恼也很多，但不管怎样，都应该尽量讨自己开心，让自己活得快乐一点。正如高尔基说的那样：“快乐，是人生中最伟大的事。”

土豆馅饺子

□刘贵锋

俗话说：“冬至的饺子，夏至的面。”在家乡，冬至有吃饺子的习俗。小时候，我最期待的就是冬至，因为每到这一天，母亲都会给我们包饺子吃。母亲包的饺子不仅形状好看，而且皮薄馅多，味美可口。

但有一年，哥哥突然悄悄告诉我：“今年冬至，咱家应该吃不上饺子了。”家里接二连三发生了几件事，让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先是爷爷生病，后不幸去世，医药费和丧葬费让家里负债累累；后来，家里用来耕地的那匹黑马不知道什么原因一命呜呼；再后来，原本以为秋后出生的小母猪可以一解燃眉之急，没想到也意外难产。意料之外的变故与沉重让父亲阴沉的脸僵硬得吓人。

哥哥的话提醒了我。按照以往惯例，冬至这天，母亲会早早地起床，和面、剁馅，为包饺子做准备，可是那天都中午了，母亲还没有包饺子的意思。一想到晚上别的玩伴都有饺子吃，年少无知的我便忍不住不依不饶地坐在地上又哭又闹。母亲难过地抹起眼泪来，一贫如洗的家里，哪有钱买肉、买菜包饺子呢？

但她最终还是答应了我，开始在厨

房里忙活起来。那天晚上，家里开饭的时间特别迟，我都等得倒在炕上睡着了。当我被哥哥叫醒的时候，一股香味扑鼻而来，桌子上是一盘白白胖胖的饺子。我又惊又喜，顾不得烫，左手一只、右手一只抓起来就吃。母亲慌忙说：“小心烫，慢慢吃，别急。”我那里管得了那么多，一顿狼吞虎咽，吃到肚儿滚瓜圆，才心满意足地用手抹了抹嘴。母亲笑着问我们：“好吃吗？”“太好吃了！”我和哥哥异口同声地说。看到我们满足的样子，连父亲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时隔多年，当我成人懂事之后，每每想起那一幕，都不禁羞愧难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面对满地打滚的我，母亲是就地取材，剁土豆为馅，为我们做了一顿素饺子。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吃土豆馅的饺子，也是吃过的最好吃的饺子。

后来，家里的条件越来越好，吃饺子变得不再是一种奢望。有一年冬至，我突然想让母亲再做一顿土豆馅的饺子。母亲笑着说：“你这熊孩子，真能想出来，土豆馅的饺子，那能吃吗？”

也许，母亲早忘记那年冬至为我们包土豆馅饺子的事了。

“乡音”征文

咸水歌韵金斗湾

□谢显扬

我是踏着中山咸水歌的韵律追梦金斗湾的前世今生。

月光温情地洒在珠江磨刀门出海口，映照在金斗湾波光粼粼的海面上，见证着海潮在千百年的拍打、磨炼之间，如何全沙成坦，形塑出坦洲、玳洲、蚶洲三个绿洲……

当年土著疍民逐水围垦，将河涌交错的三角洲网耕耘成了肥沃粮仓，引得外人纷至沓来，他们在坦洲婚嫁、创业，使坦洲逐渐成为多民族聚居的“金斗湾”。

清朝的屈翁山在《广东新语·诗语》写道：“笠人亦喜歌唱，婚夕两舟相会，男歌胜则牵女衣过舟也。”《广东通志》中也有记载：“民家嫁女，集群妇共席，唱歌以道别，谓之歌堂。”珠三角地区历史上最为悠久、唱法最为传统的中山咸水歌就出自坦洲镇，传承至今已300多年。

驻足全省首家咸水歌主题文化陈列馆，翻阅图文并茂的咸水歌史料，一幕幕诗般的人文铭刻映入我的眼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何福友、梁容胜等民歌手便将咸水歌唱到北京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定期召开的大型水上民歌会热闹非常；进入新世纪，坦洲更被评为广东

省民族民间（民歌）艺术之乡，建成全省首家咸水歌主题文化陈列馆。2006年这里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民间文化（民歌）艺术之乡”……我还在这里邂逅了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吴志辉。现年81岁的他，早年曾与梁三妹、何福友灌录了第一张咸水歌黑胶唱片，他即兴哼唱的咸水歌《对花》《姊妹歌》还录入《中山民歌》CD全碟，成为家喻户晓的代表作。

新时代唱响“中国梦”，“湾区新城、精美坦洲”又奏响岭南水乡特色的现代工业镇主旋律。坦洲民协协会会长罗北成带领新一代歌手，华丽转身，唱响了“新时代咸水歌”。而我踏着这新时代咸水歌的节拍，走过坦洲侧船岗的海蚀遗址，品尝着番石榴、西瓜、火龙果、皇帝柑、黄皮、杨桃、香蕉等诸多名牌瓜果，畅游过坦洲万顷特色水果旅游园区、水产养殖基地，还参观了坦洲生物制药、电子信息、仓储物流、特大型超市等各类现代工业园区、物流连点。

新文化、新风情升华了传统咸水歌的辞韵曲调，也让我更钟情于坦洲金斗湾。



《羊城晚报》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羊城派
二维码

《“乡音”征文》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com，并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身份证号码。